

跨界视角下高职产业学院创设：模式、困境与路径

李鑫, 李巨银

【摘要】 高职产业学院创设在宏观上有利于中国特色产教融合方案形成,中观上有利于高职性质特征彰显,微观上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加速提升。但高职产业学院创设整体还处于探索期,尝试以跨界为视角解析高职产业学院创设逻辑,将创设模式归纳为政府主导型、院校主导型、企业主导型三种,同时因跨界所致的复杂性,创设还面临模式纷繁不知如何“选”,政校企间不知如何“合”,面对风险不知如何“控”,针对成效不知如何“评”,合作失败不知如何“退”的五大困境。据此提出,以创设条件为根据“选”匹配模式、建立利益分配机制实现政校企的“合”、构建风险控制体系达成有效的“控”、紧扣人才培养开展多元立体的“评”、预设企业退出通道让企业顺畅地“退”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创设模式

【基金项目】 第五期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课题“深化产教融合背景下江苏涉农高职院校产业学院运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ZCZ125,主持人:李巨银)

【作者简介】 李鑫,硕士,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李巨银,硕士,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校企合作办主任,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290(2023)0004-0062-05

高职产业学院创设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均有显著价值。但实际中如何通过创设让这些价值“落地生根”,则对众多探索中的高职院校形成了挑战。综观已有研究,关于高职产业学院创设为主题的研究较少,从“跨界”这一职业教育本质视角进行探究的还未涉及。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跨界”视角解析高职产业学院创设包含的主导模式、面临困境,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实施路径。

一、新时期高职产业学院创设的价值意蕴

(一)宏观层面:从全球职教看有利于中国特色产教融合方案形成

我国目前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然而,与规模体量处于世界第一不相符的是我国还未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产教融合方案。纵观世界职业教育强国,德国有“双元制”、美国有“合作教育”、澳大利亚有“TAFE”、新加坡有“教学工厂”,这些具有本国特色的产教融合方案不仅解决了本国的产教融合问题,同时也

成为这些国家在全球职教领域的影响力名片。据此,我国亟待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产教融合方案。相比较产业学院最有可能,究其原因,一是产业学院下的校企关系更加紧密。产业学院与以往的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制、订单式培养等比较,校企之间融合程度更高。二是企业参与积极性更高。因产业学院与以往的校企合作形式比较组织结构更加封闭,企业更易获得人才专属权,所以积极性更高。

(二)中观层面:从我国职教发展看有利于高职性质特征彰显

高职院校产业学院之所以更能彰显高职教育的性质特征,是因可更加凸显高职教育的“跨界性”和“高等性”。一是通过高职产业学院创设可以让校企场景更完美的“跨界”融合。与一般普通高等教育比较,高职教育更加重视学生通过实践掌握技能,需要主动开展跨越院校和企业两个场景的“跨界”教育,高职产业学院的特质成为

校企“跨界”融合的最有效载体。二是通过高职产业学院创设,更能体现高职教育的“高等性”。行业领先企业、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更加需要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而创设的高职产业学院可以让高职院校与这些企业产生同频共振,体现出“高等性”。

(三)微观层面:从院校自身看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加速提升

众多成功入选“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经验表明,通过创设高职产业学院可快速提升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一是创设是借助市场之力对现有教育组织形态改造。产业学院是将校企两个处在不同生存环境、不同轨道上的社会组织进行融合,利用市场力量有效克服了现有高职院校的僵化体制。二是创设可有效破解专业与产业契合度不高的问题。创设的产业学院可在最短时间将产业变化反馈到教学改革,实现教学内容与生产所需快速互通。三是创设可更加有效融合不同场域知识并输送给学生。不管是打造“双师”素质教师还是引进兼职教师,以及在校内建生产实训基地,都是试图把拥有实践知识的人和承载默会知识的场景引到校内,而高职产业学院先天具有将校企两个场域相融的优势,可有效将学生浸润在实践和默会知识之中^[1]。

二、跨界视角下高职产业学院创设模式

从跨界视角看高职产业学院创设就是基于一定条件下的校企(政校企)超越自身“能力边界”的行为结果,是地方政府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作为,是高职院校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内部单一办学向外部多元共同办学的转换,是企业为获取人力、技术等收益而打破原有经营边界参与职业教育的行为,主要包含三种模式。

(一)政府主导型模式

该模式首先需要创设区域已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优势产业集群且产业集群有升级所需,其次需要创设所在地政府有强烈的改革创新意识和打破政府“能力边界”的勇气与能力。因该模式主导者为地方政府,因此创设要围绕政府目标所指。创设的首要目标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核心目标是通过创设对当地现有优势产业集群有效赋能,最终通过创设有效促进本地优势产业占领竞争高地,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地方政府为促进区域产业发展,首先将地方优势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群需求进行梳理归纳,然后将企业群所需反馈给本地高职院校,再由高职院校根据产业所需建立与之高度匹配的专业群,最终创设成针对本地产业的“产业定制化”高职产业学院。该模式优势表现为由于参与创设的校企均有政府“信用背书”,使得创设执行效率高,加之地理位置相近且硬件投入以政府为主,企业参与风险小,企业积极性高。如,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古镇灯饰学院就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其既是中山职业技术学院相对独立的二级学院,又是古镇政府的下属单位。古镇镇政府将该学院定位为本地传统灯饰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的助推器,当地政府将其列入镇财政预算单位,提供校舍和建设经费^[2]。该模式的劣势表现为因政府作为主导者、投资者,政校企三方合作易变成政府一家独大,院校及企业的决策权、话语权较弱。

(二)院校主导型模式

该模式创设主要条件是高职院校在本区域乃至全国有着领先地位。往往是目前已入选“双高计划”的建设单位,其师资水平和人才培养处于全国领先水平,院校自身社会影响力大且对行业发展起着引领作用,已开展校企合作多年且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合作经验。由于这类院校是高职教育的排头兵,国家产教融合政策执行引领者,因此,其首要目标是落实国家对职业教育改革要求,核心目标是通过创设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自身综合竞争力。最终通过产业学院使得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教师得到锤炼。由于此类院校已有丰富的校企合作经验,且储备了多家成熟的合作对象,因此,其创设的对象也多是原来已有合作基础的企业中选择,通过创设产业学院解决原有校企合作紧密度不够,双元育人体现度不够的问题,可看作是对原有校企合作形式的再升级。如,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

院与行业领先企业新希望六和、光明农牧共同举办的新希望六和产业学院、光明农牧产业学院就是典型的“院校主导型”模式。该校是我国东南沿海乃至南方14个省、市、自治区唯一以培养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2019年成功入选“双高计划”学校建设单位,已形成具有行业知名度的“‘畜禽宠’农牧重彩、‘肉蛋奶’健康中国”办学品牌。该模式的优势表现为,一是在原有校企合作基础上升级为产业学院可极大降低合作风险与成本;二是投入用于创设为产业学院的国有资产产权相对清晰,在现有公办高职占高职院校主体情况下操作难度和风险相对较小。但该模式同样存在劣势,主要表现为因院校投入为主,可能导致企业话语权不够、企业主动性和融合度欠佳。

(三)企业主导型模式

该模式创设所需的主要条件是区域或行业内存在有跨界多元经营经验的行业领先企业、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且此类企业为保持领导地位和领先优势,在权衡现有人才招聘、员工培训、科研开发等利弊之后,为降低单独办学风险,与高职院校发起创设产业学院,并在创设中处于主导地位。因该模式主导者为企业,因此,创设的首要目标是在人才招聘、人员培训、科研研究方面显著降低企业成本,形成稳固的人才供给。核心目标是企业能够获得培养人才专属权、降低研发成本,创设投资保值升值,为长期战略服务。最终通过参与办学,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创造更高利润,满足长期发展战略要求。从现实实践看,该模式的创设过程就是企业跨界多元经营的过程,主导企业往往本身就有着丰富的多元化经营经验,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跨界经营能力,具体实施往往由母公司或子公司与地理相近的高职院校进行合作,最终形成围绕企业目标实现而创设的“企业定制化”产业学院。该模式优势主要体现在由有着丰富跨界多元化经营经验的企业发起,能更好实现人才培养“五对接”。当前,华为与多个高职院校共建的产业学院就是典型的“企业主导型模式”,如,华为与广东科学技

术职业学院共建的“鲲鹏数字学院”,与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共建的“华为云大数据产业学院”,与黑龙江职业学院共建的“龙职—华为ICT产业学院”等,这些高职产业学院均是根据华为技术标准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该模式的劣势表现为可能由于过度强调企业利益而偏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学变为单纯为企业服务,同时在办学剩余索取权不确定情况下,院校参与者为迎合企业所需,出现损害师生利益情况。

三、跨界视角下高职产业学院创设困境

从跨界视角看,高职产业学院创设就是“破”与“立”的过程,也是不同举办方责权利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正是因为“破”与“立”,使得创设呈现复杂性,导致面临诸多困境。

(一)模式纷繁,不知如何“选”

一是目前产业学院创设还处于探索期。从2020年《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中用了8个“探索”,可知目前产业学院创设还处于探索期。二是基本内涵认识还未统一。有研究者对已有内涵研究进行了总结归纳,得出了基地说、学院说、实体说、模式说、机构说、平台说、组织说等^[3],可见学界对产业学院内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三是以内涵理解为基础的模式归纳还不成熟。鉴于学界对产业学院的内涵认识还未一致,导致以内涵为基础的模式归纳只能从实践角度出发,大致可分为“1+1”模式、“1+N”模式、“1+1+N”模式和“N+N”模式^[4],但深究内容可知这些研究仅仅是从外在表现形态及特征进行了描述。

(二)政校企间,不知如何“合”

高职产业学院创设的成功是职业教育自身发展、企业人才需求以及地方产业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创设中政校企如何从形式“合”到实质“合”还存在困境。一是政校企三者的性质不同。政府是执行国家权力,进行政治统治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高职院校是非营利公共服务机构,企业是从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二是政校企的行为目标不同。政府的行为目标以公共利益为主,高职院校

行为目标也在公共利益但侧重于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企业的行为目标则是短期追求利润最大化,长期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三是政校企三者资产所有权归属不同。从资产所有权归属看政府与高职院校属于“公”,企业有可能是属于“公”的国有企业,也有可能是属于“私”的其他企业。

(三)面对风险,不知如何“控”

高职产业学院创设必然涉及各方实物或非实物的投入,有投入就会有风险。但哪些风险要“控”,如何“控”还难以把握。一是政策风险。现有创设政策更多为宏观层面,对微观层面如产业学院法人性质、合作结束后资产清算等都无明确规定,现有创设中涉及的合作内容、措施有可能存在与后续细化政策相违的可能性。二是合作对象选择识别误差风险。由于校企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学校往往很难了解企业,企业也很难了解学校,彼此的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合作对象选择识别误差。三是资产保值升值风险。对于企业而言不管是将产业学院创设当作驱动型投资还是促进型投资,都面临资产保值与升值风险。而对高职院校而言要创设产业学院就要对现有学校决策权出让,这使得领导很难保证投入的国有资产保值升值还是贬值流失,存在审计和纪检风险。

(四)针对成效,不知如何“评”

不同的产业学院创设模式决定了不同的创设目标,创设目标又是创设成效评价的主要关注点。但不管何种模式,总体而言都面临着几个方面的评价困境。一是评价目标与评价者确定。创设中各举办方不管哪一方都会倾向关注自身目标的实现,评价目标和评价者包含哪些更合理?二是评价内容和指标构成。因政校企对创设的价值诉求不同,对评价关注侧重点也会不同。政府主要关注本地区的社会整体是否受益,学校主要关注人才培养质量是否提升,企业主要关注是否实现所需人才的供给稳定与投资的保值增值,满足长期战略发展需要。三是评价方式选择。评价方式与评价内容密切相关,当评价内

容不确定时评价方式也不能确定。

(五)合作失败,不知如何“退”

要有效吸引企业参与产业学院创设,不能只注重如何让企业“进入”,还要注重设计企业“退出”方案,这样企业才会“安心”。但如何设计“退出”机制还存在困境。究其原因:一是校企对创设失败的“关切度”不同。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投入多变量产出多变量的特殊系统,投入人财物虽然可以量化,但产出的社会效益很难量化。而企业则不同,不管是投入还是产出均可通过量化来评判盈亏,加之院校财产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两者对失败的“关切度”明显不同。二是校企的“退出”经验性知识差距较大。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投资是常态,设计失败后的“退出”方案也是常态,因此企业有着丰富的“退出”经验性知识。而高职院校的属“公”属性决定了投资几乎不会“失败”,自然缺乏“退出”方案设计的经验性知识。

四、跨界视角下高职产业学院创设路径设计

从跨界看要系统解决产业学院创设困境,就需要根据创设条件“选”匹配模式,通过设计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实质“合”,通过构建责权大小对等的风险控制体系达成有效的“控”,开展立体化的“评”引导各方聚焦人才培养,预设企业退出通道,让企业可“退”,进而促进产业学院“新陈代谢”。

(一)以创设条件为根据,选择匹配创设模式

模式选择决定着后续走向,因而必须谨慎而全面。首先,考察区域产业基础。从实践看高职产业学院的创设与区域产业发展正相关,我国最早成立的高职产业学院以及目前创设数量较多的地区均有好的产业基础。其次,考察校企“剩余资源”。经济学中的“剩余资源”是指满足原经营业务后可转移使用的“资源”。创设高职产业学院的“剩余资源”,从《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可知,学校的主要“剩余资源”是“课程、师资”,企业的主要“剩余资源”是“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再次,考察校企(政校企)的“能力”。从

能力理论看创设产业学院是校企(政校企)超越自身“能力边界”行为的结果,因此,需要对校企(政校企)能力进行考察。最后,综合分析选定匹配创设模式。主要对前期考察中的条件因素,如产业基础、“剩余资源”、能力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最终选定相应的创设模式。值得说明的是,因具体创设一般由学校的二级学院执行,所以同一高职院校可能因不同二级学院“剩余资源”和“能力”差异,出现一个学校并存多种创设模式。

(二)以多方共赢为原则,建立利益分配机制

政、校、企同向施策、同心发力,才能在高职产业学院建设发展中实现从形式“合”到实质“合”。然而,利益共同体中除了政、校、企等组织外,还包含受组织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人。一是全面掌握组织与个人的利益相关者诉求。包含政校企等组织利益诉求和教师、学生、家长、企业管理者、企业员工等的个体利益诉求。二是梳理现有各级政策法规中的利益分配条款,让创设利益分配制度设计有依据。如《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职业学校通过校企合作、技术服务、社会培训、自办企业等所得收入,可按一定比例作为绩效工资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也指出,“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就业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的企业,按照规定给予奖励。”三是建立组织和个人共赢的利益分配和沟通机制。利益分配主要侧重制定产业学院的财务管理制度及人事安排制度,要注重对创设的人财物、收益与分配做出原则性规定。同时,注重搭建信息沟通平台,便于利益各方能及时交流获取公开信息,进而增强各方信任度促进“合”。

(三)以有效相适为依据,构筑风险防控体系

高职产业学院创设的风险是无法避免的,但风险可防可控。一是通过选择合作企业预防风险。目前,创设合作企业按所有制可分为属“公”的国有企业和属“私”的其他企业,其中因国有企业与高职院校同属“公”,因此,属“公”的高职院

校与属“公”的国有企业合作难度小、风险小。而与属“私”的企业合作时就要更注重企业的“剩余资源”和“能力”是否充足。二是通过不同主体分担风险,实现风险可控。将政策波动风险分担给政府,这是因为政府本身就是相关政策的制定者,其有能力去把握和影响政策制定;将合作对象识别误差风险分担给高职院校,这是鉴于院校与政府和企业相比校企合作经验最为丰富,并且其还可以通过选择已有合作基础的企业作为创设伙伴来降低风险;对资产保值升值风险,一方面安排由具有丰富投资经验的企业作为该风险主要承担主体,另一方面实行董事会、理事会制实现更好控制决策权来降低风险。

(四)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开展多元立体评价

高职产业学院创设的“初心”在于推动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进而培养出更加符合企业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规范评价是引导各办学主体不忘“初心”的重要手段。一是紧扣育人目标,形成多元评价主体。要不偏离人才培养这一主要目标,在评价主体构成中除了第三方之外,还应增加受惠主体在评价主体构成中的比例,主要包含直接受惠的教师、学生、企业以及间接受惠的学生家庭和社会。二是根据模式不同,形成差异化评价内容。与原有高职院校的办学目标相对单一不同,产业学院会因创设主导模式不同,目标中会包含除人才培养这一主目标外的其他子目标。因此,不同主导模式下的评价内容要对标对应的目标进行设计。三是结合产业学院特性,开展多形式、动态开放评价。这里的多形式表现为除了定期对组织目标达成情况进行成果评价,还要注重过程评价,除了定性评价还应结合定量评价。动态开放表现为,虽然评价的内容及指标总体相对固定,但因创设本身就是创新,因此,要保持开放的评价指标构成,根据实际变化来动态调整,达到鼓励创新的目的。

(五)以促进运行为遵循,预设企业退出通道

某种意义上参与企业“退出”是良性运行的促进,只有预设了“退出”通道才能(下转第88页)

制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33): 27-35.

[7]陆玉梅, 高鹏, 马建富. 基于利益博弈的现代学徒制参与行为决策分析及支持体系构建[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1(30): 24-29.

[8]赵鹏飞, 刘武军, 石永洋, 等. 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四大关键问题的思考: 基于《职业教育法》修订实施背景[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19): 20-25.

[9]王启龙, 石伟平. 德、奥、澳三国现代学徒制补贴政策: 经验与启示[J]. 职业技术教育, 2017(1): 66-73.

[10]关晶. 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的比较与借鉴[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3): 182-195.

[11][22]苟顺明. 欧盟职业教育政策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3: 95-104.

[12]刘育锋. 英国学徒制改革政策分析[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7(18): 13-19.

[13]杨丽波, 张桂芳. 英国学徒制税收政策研究[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20(1): 101-107.

[14]DECKER D. Student Percep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Apprenticeship Alignment[J]. Education Sciences, 2019, 9(2).

[15]易焯, 石伟平. 澳大利亚新学徒制的改革[J]. 职教论坛, 2013(16): 89-92.

[16]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s Incentive System Guidelines [EB/OL]. [2022-07-01]. <https://www.dewr.gov.au/skills-support-individuals/resources/australian-apprenticeships-incentive-system-guideline>.

[17]赵长兴. 法国学徒制教育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6(30): 38-45.

[18]Apprenticeship funding in England (from June 2022)[EB/OL]. (2022-06-01) [2022-12-25].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1087466/2022-06-01_Apprenticeship_funding_in_England_from_June_

2022_Final_.pdf.

[19]Apprenticeship Programs, Labor Standards for Registration, Amendment of Regulations[EB/OL]. (2020-03-11) [2022-12-25].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3/11/2020-03605/apprenticeship-programs-labor-standards-for-registration-amendment-of-regulations>.

[20]邱德梅, 姜乐军. 法国学徒制治理体系: 特点、借鉴与启示[J]. 当代职业教育, 2020(6): 82-88.

[21]吴新星. 澳大利亚学徒制发展与改革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8(12): 146-179.

[23]郑玉清. 国外现代学徒制的质量保障措施、特点及启示探析[J]. 当代职业教育, 2016(5): 15-19.

[24]赵鹏飞. 大突破: 国家推行中国特色学徒制[N]. 中国青年报, 2022-05-06(6).

[25]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EB/OL]. [2022-12-25].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11/05/content_5724757.htm.

[26]刘武军, 赵鹏飞. 多元治理视域下中国特色学徒制研究[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29): 18-24.

[28]高明, 高鸿. 从“试点论证”到“中国特色”: 我国现代学徒制研究的回溯与展望[J]. 职教论坛, 2022(4): 110-119.

[29]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N]. 人民日报, 2016-09-06(4).

[30]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1-5).

[31]罗殿宏, 田翠英. 中国特色学徒制下非全日制劳动关系的认定: 基于《职业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内容的分析[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27): 22-28.

(上接第66页)形成“代谢”。一是强化院校对“退出”的认知, 利用政策红利避免企业“退出”。院校要清醒认识到企业参与创设, 本质就是一种投资行为, “退出”可看作企业自我投资保护的行为。然而, 并不能因这是企业的正常行为就不去避免, 高职院校应积极利用自身对职教政策熟悉的优势, 协助企业利用好各级政策红利, 协助企业获得参与创设的补偿。另外, 院校还应积极呼吁地方政府及时制定更加细化的地方法规, 更有效地落实国家顶层设计。二是注重合作“失败”预案设计, 为企业“退出”留出通道。创设本身就是对经济领域中混合所有制概念的引申与运用。因此, 在“失败”预案与“退出”通道设计时可借鉴混合所有制中的方法与经验。在实践层面,

山东和江西已走在全国前列, 2020年和2021年分别发布了本省的《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指导意见(试行)》, 且两省文件中均设置了“退出机制”部分, 用于促进本省职业院校产业学院创设的“新陈代谢”。

参考文献:

[1]聂伟. 产业学院的理论认知和实践形塑[J]. 职教论坛, 2021(9): 26-30.

[2]欧阳育良, 林仕彬. 产业学院的组织特征和体系设计[J]. 职教论坛, 2021(4): 39-43.

[3]邓泽民, 李欣. 职业教育产业学院基本内涵及界定要求探究[J]. 职教论坛, 2021(4): 44-50.

[4]王艳, 李宇红. 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办学模式类型研究[J]. 教育与职业, 2022, 2(4): 101-105.